

茶
餘
客
話





茶餘客話

阮葵生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茶餘客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阮葵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茶餘客話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茶餘客話卷一

清 阮葵生纂

葵生字吾山江蘇山陽人乾隆壬申恩科舉人官刑部右侍郎

康熙辛丑元旦早朝禮畢同赴內廷獻壽大學士馬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公頊齡年八十松公柱蕭公永藻王公揆張公鵬翮田大司農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公及貝大宗伯和諾孫大司馬柱賴大司寇都陳大司空元龍黨總憲阿賴年皆七十蔡大宗伯升元張大司寇廷樞年六十八上有壽考之君下多平格之臣廣拜一堂千古佳話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楮窗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是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爲明史總裁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陳海昌之遴薦吳梅邨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比至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邨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園在蘇州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蒲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豔如天孫織雲錦。頽如姍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蠓螬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旣爲吳逆壻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城礪。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感也。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卽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旣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大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于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憲廟賜張文和廷玉春聯云。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京官家度歲。易桃符。強半書此二語。近日比戶皆然。

王文簡士禎酒次戲拈絕句。灤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開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文勤世倌。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己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攪菘豆。佐餐少許抹鹽瓜。

張涇南司寇照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凝厚蘊藉。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鵬翀贈詩云。驟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擎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攫右。早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載渾難補。天遣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徐東海乾學爲司寇時。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御書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徐仲山召試歸。益都馮文毅贈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冢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耽花讀書不衰。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游。聞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

聯送王文簡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謫官。

康熙辛酉。高江邨士奇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賦紀恩有空對西風歎二毛之句。是年三十歲。上憐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講。華文敏方謫。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襦邀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鈎體。宮女爭吟璧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

三殿三門禁扁。勵文恪

案名杜訥

六十外以恩貢給事史局。議敍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

皆不合式。人薦書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贈尙書子諡。子文恭廷儀。強仕入詞館。十年不遷。游陞刑部尙書。子諡。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

馮益都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尙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夔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滙臺中疏參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

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邨梁詩注。

寒邨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爲不學。蓋一時延賞虛聲。及閱閱子弟之驚者。亦不無濫舉云。

田山薑雲。未入翰林。弟需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於我獨無分。云。先是裁推官改知縣。山薑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嘗歎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于眉稜。亦且截截謊言。誇清班于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近。搖落于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黜。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黽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掾史武夫兩行隊。中間迂腐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在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春秋後語。南中行記。感春引。典誥。文心雕龍載其目。是爲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王漁洋司理揚州。讌遊紅橋詞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一時傳爲絕調。屬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鄉邱季貞太史象隨爲最。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殘笛畫城秋。紅橋獨自倚揚州。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欽落曉風愁。多情煙樹

戀迷樓。

李高陽文勤

案名

順治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感文端。案名賜履。順治戊戌進士。越十七

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此後惟蔣文恪溥。五十歲大拜。

王漁洋嘗言。李高陽之于曹頤嘉禾。梁正定之於汪蛟門懋麟。馮益都之于陳舍人廣明玉瑾。魏柏鄉之于董秀才文友。以寧服膺贊歎。不啻若自其口出。諸君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勵文恪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以諭德。高江邨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俱西華門。江邨先以詹事主簿。賜第。後蔣揚孫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縣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德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已解飢。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差勝也。

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壙官山。自爲之誌。構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咏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高念東少宰珩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構執筆者幾腕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之才亦曷可少哉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墮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譙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

骨故有是効。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于上苟人不爲惡卽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達。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尙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輦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爲宰相徜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也。

吳梅邨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暲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邨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後戊辰環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邨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欽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

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咏。蠻徽織弓衣。指此。

徐立齋登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門。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菴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立齋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慎行入館。揆愷功敘掌院。揆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韓慕廬宗伯葵。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爲尙書。寧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旣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班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發寶蓋。清談梵宮。絕好宋詩也。

葉訥菴司寇。晚年駘背。行步緩款。欹側。時人謂如乃字。張京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鐙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豔絕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明末史忠正閣部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

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卽直耶。

霍亮雅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臯盟作傳。邑人劉津逮輓曰。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吾鄉程嗣立風衣。好結納名流。視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爲一字師。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賓至輒留。座上常滿。實家無儋石。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號。

朱竹垞在翰林。咏史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嫉。

茶餘客話卷二

文淵閣無其地。徧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申笏山光祿，皆以爲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菴挾父勢，屢至閣繙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卽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庭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窗牖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窗藻井，罽毼玲瓏，惟皇史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爲窗，蓋以本章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窗，磚簷暗室，較史宬尤爲晦悶，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至戊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入之銜爲定，不更

卽如劉文正公按名統勳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入者，尹繼善按名高晉俱文華，阿桂按名溫福俱武英，陳宏謀按名

劉論按名俱文淵，其行走班次，不以殿閣爲敘。按本朝殿閣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

體仁，近年楊應琚、楊廷璋俱授體仁，不終其位。按本朝大學士三殿三閣，後去中和，乃添體仁閣。

內閣大庫，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直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內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簽，九月卽派入武英殿繕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

日中粗繙外記。一遇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觀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塵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祝宣誠前輩維誥。應斯役。予偕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宬規制。傍古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宬。卽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種名葩。則無有矣。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二部。皆按科分敘前後輩。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爲低昂。初衰於吏部。禮部繼之。後翰林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略。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冰持錢稼軒諸先生。官皆九列。于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譙之日。拂座奉卮。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歎。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進署按資而坐。稍素者前輩訶之。予與先生先後入臺。猶見此風。今則罕有入陝西道列坐者矣。戴璐附識。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刺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諭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嘗問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已。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於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掌坊學士。

之官而員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輒曰館丈。醜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閒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稱司空表聖爲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爲先輩。所謂先輩。實乃後輩也。明陳循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昇授爲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爲非體。雍正閒。命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履任之日。廳員再持兩掌院名刺至門敦請。然後出。厥後乃有觚不觚之歎矣。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熊孝感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祉宗伯。凡四爲總裁。戴璐按德定國宗伯五主會試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訪濂按名與其孫芝庭按名。南宮廷試皆第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尙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韓慕廬以南卷置第二。壬午。王樓邨鄉試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頡雲會試亦定元。復以策薄改第二十。殆有數存其間。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漢合璧體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